

吕著《中国通史》 新推出全景插图版

□孟秀丽

《中国通史》
吕思勉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再版了“史学四大家”之一吕思勉的代表作《中国通史》(全景插图版)。新版增加了插图,优化了版本,丰富了图注,精校精编,力图给读者呈现一个精美、丰富又便于读者阅读的版本。

吕思勉在中国史学界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一百多年来第一个研读二十四史三遍以上的学者,是最早使用白话文著述中国通史的学者,也是唯一一位用两种体例写过中国通史的学者,被誉为“开通史著述新纪元”的学者。其研究涉猎领域极其广泛,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等方面,都有专门的著述问世。

吕思勉所著《中国通史》,原名《吕著中国通史》,完成于1939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思勉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教材,条理清晰,见解独到,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经典读物。原书分上册(1940年)和下册(1944年),现合为一册。上册18章,以文化现象为专题,讲解古代婚姻、官制、衣食住行等方面;下册36章,按时间顺序叙述中国政治的变革、历朝历代之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中国通史》自出版以来,畅销七十载,重印数百次,以丰富的史实和流畅的笔调,浓缩了中国五千年历史,可谓阅读中国通史的第一选项,对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帮助。

吕思勉研究历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坚持不



懈地涉猎古文献,又广泛阅读新出报刊和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研究方法。其所著《中国通史》,取历代正史作基础材料,以传统札记法为基本手段,通过史料的缜密对比与通贯条理,发掘曾经遮蔽的史实,以获取前所未见的新知。此外,不像一般史书偏重时间线抑或围绕帝王将相,《中国通史》将历史研究的眼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

《中国通史》自问世以后便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和推崇: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称:“编著中国通史的,容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则认为:“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吕思勉编写《中国通史》,不仅是为了当时大学教学上的需要,更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今后的行动。正如他在绪论中所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书序】 老照片上的邱园植物

□[英]林恩·帕克 基里·罗斯-琼斯

《邱园的故事》
[英]林恩·帕克 基里·罗斯-琼斯 著
陈莹婷 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本书不仅全面展现了邱园的历史,更通过摄影集的形式,试图讲述一个充满爱的植物园的故事。对一些人来说,它能唤醒大众对一个众所周知的地方深情的记忆;但对其他人而言,它将带领读者第一次认识邱园。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在1840年变成一个公共机构,从此进入发展盛期,摄影技术也于彼时兴起。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见证它们的发展历程。摄影技术是在19世纪上半叶普及开来的,它从发明家——英国的威廉·亨利·福克斯·塔尔博特和法国的路易·雅克·芒代·达盖尔的实验中诞生。随着这项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照片逐渐成为记录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的理想工具,福克斯·塔尔博特最初使用它来充分发挥自己探索植物的热情,人们发现他的“光晒成像”技术最初的主题即“花朵和叶子”。

本书以邱园的景观和建筑建造为主线,描绘出邱园发展成一个大型公共机构的历史轨迹,还讲述了许多邱园职工和访客视角下的故事。这些照片有不少之前从未面世,借由本书,我们很高兴向广泛的读者群分享它们。这些照片记录了邱园经历的扩张、繁荣和灾难岁月,同时本书通过描述邱园与英国殖民地的联系及其对全球矛盾和战后余波的回应,将这座植物园置于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考量。

邱园系列的摄影照片来源广泛,从商业明信片到探险相簿应有尽有,散布在档案文件和艺术收藏品中。邱园的第一位官方摄影师杰拉尔德·阿特金森于



1922年开始在植物园工作;之前,邱园会委托自由摄影师来根据一系列实际用途给植物园拍摄照片,照片还会被制作成明信片和出版物的插图,如《邱园协会杂志》。1928年涌现的照片数量最多,因为邱园从摄影师爱德华·沃利斯那儿购买了5000张底片,如今这批照片成了该历史相册的主干。20世纪60年代,邱园成立了一个摄影部门,该部门一直在为邱园的照片收藏贡献着新的资料。

19世纪,随着摄影新媒介兴起,植物学家终于能够借助新兴手段来记录他们的经历了。早期的摄影设备都很笨重且难以携带,玻璃底片容易受损、曝光和遭受虫害,相机本身也容易受潮。尽管后来设备变得轻便,也更容易使用,但仍遗留了许多相同的问题。尽管绘画一直是植物猎人创作的重要工具,也是记录标本的首选方式,但带回的照片却能带领我们见识野外生活的面貌。

在邱园的经济植物博物馆及后来的园艺学校,相册也曾是一种重要的教学工具。这两地都积攒了丰富多彩的图像资料。园艺学校的幻灯片库涉及园艺实践和学生生活的场景,而博物馆的图像集则囊括了私人拍摄的殖民地植物园照片、由政府官员创办的种植园和一些经济作物的记录,以及相关产业的宣传资料等。

为了生动地展示19世纪和20世纪邱园的历史面貌,我们从邱园的数千张照片中精挑细选,做成了这本摄影图集,书中的照片记载了邱园的重大变化和事件。这些变化和事件,推动着邱园从一个小型私人的皇家植物园成长为今日全球闻名的国际科研中心和重要景点。

半岛都市报

电话拨一拨

24小时
96663



问题全解决